

蔬菜学博士邓英:

换一种方式与土地打交道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硕士学位, 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锁定在单倍体育种上。据了解, 这种植物育种手段可以明显缩短育种年限, 但由于技术复杂, 在国内属于“很多人尝试却难出成果”的局面。

邓英记得, 当年李桂莲在听取自己申报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蔬菜单倍体育种(芸苔属蔬菜小孢子培养)”技术研究时, 问了一句:“你做不出来?”

“别人能看出来, 我也能看出来。”邓英的声音斩钉截铁。其实她哪里想得那么长远, 不过看中了单倍体育种的实用价值, 想要抓住一切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啃下一块硬骨头

2013年, 经大学老师张万萍推荐, 邓英如愿以偿考上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这次邓英的研究方向依旧是单倍体育种, 不过研究的植物从十字花科的白菜变成了葫芦科的黄瓜。

“以前我从不让博士生碰这个, 是怕博士生毕不了业。”黄瓜单倍体育种有多难, 邓英和导师陈劲枫初次见面, 便被打了一剂预防针。

南京农业大学在业内久负盛名, 高手云集, 陈劲枫是如何选中邓英来啃这块硬骨头的, 邓英不得而知, 只是多年后从老师张万萍口中得到导师对自己简短的评价:“她很有思路。”

从西南腹地贵州到六朝古都南京, 邓英今时今日回想起来, 对南京的风景名胜可谓一无所知。早晨天不亮就出门, 到深夜才回到寝室, 加之实验室在地下, 她自嘲干得“暗无天日”。但每当在实验室里干得头昏脑胀, 邓英便要去学校的基地里出一身汗, 直言比起写论文、做实验, 更喜欢在地里面干活, 享受大汗淋漓后的神清气爽。

那时候, 邓英贵阳家中5岁的儿子实在太想妈妈了, 就自己坐飞机(托管服务)来南京看妈妈。给人留下了贵州人很大的印象。

基础科学有时靠的并不是灵光一现, 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 在走出洞穴之前, 你并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远。在一次次失败的反复试验中, 以至于最后邓英在总结失败经验时说:“之前, 也许做得不够多, 不到位, 而自己胜在耐力和执行力。”

2016年夏的某一日, 邓英照例走进实验室察看, 她忽然在众多培养皿中发现一簇新绿, 那小小的、鲜嫩的绿色植株探出头来。邓英看着它, 仿佛也被它看着。在片刻的停顿后, 一个声音在邓英的心中响起:“黄瓜单倍体育种成功了!”

育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白旗韭黄, 来自安顺市普定县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当地有着近百年的种植历史。作为蔬菜中的奢侈品, 韭黄和韭菜尽管同根同源, 一字之差, 口感、售价都是云泥之别。甚至在人们对产量附加值还没有概念的去, 村子里已流传着“种韭黄的人家, 媳妇好找”的说法。

2018年, 在全省“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背景下, 普定县将白旗韭黄确定为推进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 以白旗村为中心联动周边村寨推出10万亩韭黄种植基地。产业规模化、产品打品牌, 还需要农业科技专家保驾护航, 2019年, 邓英戴上了“贵州省蔬菜专班韭黄小分队队长”的袖套。

“从韭菜到韭黄, 靠的是阻隔阳光照射, 使之不能发生光合作用。白旗韭黄种植有自己的特色, 通过割青套上遮光罩, 自然生长出来, 根茎肥厚, 叶片嫩脆, 口感更为香甜。”说起白旗韭黄, 邓英满是自豪。

播种一次, 采收3-5年, 每年收割两次, 且采收时间灵活可控, 亦不怕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 市场价值高。但蔬菜种植讲究精耕细作, 邓英有着自己的步调。

她一方面指导企业在品种上要选抗旱、抗病虫害、直立性好的, 土壤要选择土层深厚、肥沃、有机质含量高的, 怎么制定厢面、怎么播种、怎么进行宽窄行栽培, 使得每亩可以达到2800-3000窝, 年产量在2000公斤以上。一方面在韭黄小分队的日常工作之余, 邓英又自发地带着队员们启动了韭黄的品种资源收集工程。

在邓英看来, 育种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现在农户都买种子, 买来的种子开花后连花粉都没有, 所以技术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行。”她希望自己在单倍体育种领域的研究经验应用在韭黄上, 以此来大大缩短韭黄的育种年限, 选育更加优良的品种, 为白旗韭黄的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作为家中长女, 邓英从小便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她说自己读博的时候就做好了, 要用所学知识担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大干一场。而在记者看来, 因为不愿在退休的那天回顾一生碌碌无为, 所以年轻的时候开足马力拼命努力, 相较于祖辈们站在泥土里辛勤劳作, 邓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土地打交道。



博士名片

邓英, 贵州晴隆人,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蔬菜研究室主任。1998年贵州大学园艺学院攻读园艺学本科, 2002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工作。2006年西南大学攻读园艺园林学院蔬菜学硕士, 2013

年南京农业大学攻读蔬菜学博士, 一直从事蔬菜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科研工作及蔬菜种植技术推广。现为贵州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专业导师, 贵州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 贵州省蔬菜专班韭黄小分队队长, 省级科技特派员。

邓英拿着镰刀走在地里, 显得有些豪迈。这位出生于黔西南州晴隆县中营镇的女博士, 留着短发, 戴着眼镜, 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来自于土地的质朴气息, 让人觉得“有点野”。

这种“野性”是邓英面对困难和压力时, 在潜意识里所升腾起的自信。但她却始终告诫自己要低调行事。那句“别人能看出来, 我也能看出来”的话, 算是学术宣言, 但刚说出口又觉得“言出必行”压力山大的邓英, 让人觉得有些憨厚可爱。

作为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蔬菜研究室主任、贵州省蔬菜专班韭黄小分队队长, 邓英对于蔬菜育种格外看重。她说, “现在育种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但只有自己掌握的, 才是自己的技术, 我们不能靠别人的技术。”

原来农业也讲科学

1998年, 邓英考上贵州大学农学院园艺专业时, 说实话有些失落。

出身乡村的她并不忌讳自己的“见识短浅”。比如小学三年级时, 被表姐吓唬四年级的课程太难, 躲在家里绣了一年鞋垫, 直到想明白“四年级的课程肯定会比三年级难”, 又屁颠屁颠地跑回学

非遗传承人梁云强:

让老去的马马灯慢慢新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纓 向秋楸



梁云强,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马灯第九代传承人。

秧苗长到翠绿色, 稀松插长在水田时, 小雅夏天就来了。没有课的时候, 梁云强就在家干农活, 跟着时令修整好土地里的事。轮到上课时, 他就利索回到学校, 专心教好学生知识。在既不农忙也不上课的时候, 他会和团队在一起排练, 走村串寨演出, 或去到县里市里甚至省里参赛表演。

42岁的梁云强, 生活简单又多彩,

他是正安县小雅镇东山小学、梅子坝小学的代课老师, 是一位勤劳朴素的农民, 也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马灯第九代传承人。

“马马灯”是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 初次见到梁云强的访客都会感到好奇, 但由此好奇引发的问题总能打开梁云强的话匣子。“马马灯是一种民间灯戏, 兴起于明清时代, 是老百姓祈福纳祥、欢度节日的方式。”谈到马马灯, 梁云强滔滔不绝。

马马灯在正安小雅镇一带十分流行, 演出内容主要以三国时期的故事为主, 融合弹、拉、说、唱、演等各种技艺, 服装打扮鲜艳明亮, 唱词语言多为方言俚语, 表演形式则粗放优美, 幽默诙谐, 十分热闹。过去, 这番热闹场景是过年过节最期待的节目, 但随着时代发展, 人们的生活涌入了更多现代化色彩, 马马灯逐步退出大众舞台, 成为特定化场景中颇具“实用性功能”的一个角色。

“这是困境, 也是思路。”作为第九代传承人, 梁云强对马马灯如何在新形势下传承发展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计划。他将自己的想法和实践总结为两条“路子”, 一是以旧创新, 融入时代, 进行更加贴近生活的唱词改编, 扩大受众群体; 二是活态传承, 加大兴趣培养, 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

“只要能被记住, 还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就很好了。”梁云强对马马灯的将来保持着一种“松弛的乐观”, 他形容这是“播种”与“生长”的关系, 只要撒下种子, 它总会在合适的时机和环境发芽, 无论是长成小草还是小

花, 那都是好的。梁云强也将这种“松弛的乐观”状态融入到自我生活中。19岁离乡外出务工, 见识到广阔世界后又选择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代课老师。回家后, 他正式加入到马马灯团队中来, 进行系统完整的学习, 跟着老师傅们奔赴村寨田野, 扮好每一个角色。接下来, 他又将马马灯带向更大的舞台, 在省里、市里表演展示, 得到了许多传承的新思路。尽管看上去他的生活节奏紧张, 但“慢慢地松弛”是每一个节拍的内核。

有机会演出时, 他用心对待每一次上台; 如若没有, 也不焦虑浮躁。在学校, 他开设的非遗课全凭学生自愿报名, 只要加入进来便全力教授, 帮助学生找到适合的角色。学习马马灯是一件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事情, 学生们或许刚上道就要面临升学而离开学校, 但梁云强并不会为此烦恼。“孩子们接触过马马灯, 知道家乡有这门艺术, 且自己曾参演过, 到了60岁还能想起它, 还能说给下一代人听, 这不就是传承吗?”

马马灯角色繁多, 有报事、关羽、车夫、马夫等, 每一场戏所需要的角色也不一样, 一般演出最少也要10来个人。梁云强的团队目前有30余人, 他们不同年龄, 也来自不同的村寨, 但每一场演出都能整齐到场, 梁云强觉得, “这是一种朴素的爱。”梁云强在团队里一股扮演女旦的角色, 但如果有其他角色需要, 他也能补齐位置, 跟上节奏。“没事的时候也都学一学, 熟悉一下流程。”梁云强谦虚地说。

除了喜欢自主学习马马灯, 梁云强还自学了竹竿舞、鬼步舞等艺术, 他将

这些比较热门的舞蹈当做课外兴趣教给学生们, 和他们一起度过快乐的课堂时光。一位名叫王霞的学生受到老师影响, 非常喜爱马马灯, 升学到初中后, 她以自己亲身体验写了一篇主题为马马灯的作文去参加县里面的演讲比赛, 获了奖。谈起这件事, 梁云强脸上满是笑意, “只要正确引导, 他们总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正安县文化底蕴深厚, 民间文化丰富多彩, 为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安大力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工程, 扶持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 致力于让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有了政府的支持鼓励, 梁云强觉得有了发展的“盾牌”, “政府支持, 我们才有去外面交流学习的机会, 才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也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马马灯。”梁云强笑着说, “我跳的竹竿舞都是在省里面演出时和同行的老师们学的。”

记者到访那天, 梁云强没有课, 趁着下课时间, 他组织东山小学的学生们演出了一场马马灯戏。10余位学生熟练地换好着装, 就位等待。号令开始, 两个女娃(角色)手持竹扎彩布糊成马头, 两个男娃(花鼻子)持马鞭, 四人且歌且舞, 一唱众和; 还有两人两手持彩杆灯笼立于场外, 另有主唱和锣鼓手, 锣鼓声起, 场中四人舞起来, 画面热闹有趣。孩子们手舞道具, 认真演绎, 表情专业, 有板有眼。

表演结束, 梁云强大声喝彩, 积极回应着场上的小演员们, 尽管演出途中有些许“小插曲”, 但梁云强竖着大拇指, 像是告诉孩子们, “没关系, 不着急, 慢慢来。”

第二次见到巩中辉是在照壁山的后山剧场。为了准备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8级舞蹈学专业5月15日的毕业设计作品展, 巩中辉一直在忙里忙外, 甚至认真地收拾着场边的垃圾袋。

作为杨丽萍的麾下大将, 巩中辉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 曾任北京现代舞团执行艺术总监, 现任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主任, GGDC(嘎嘎舞团)以及PCDC(孔雀当代舞团)团长, 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十面埋伏》中的刘邦, 虎年春晚的《土地之歌》等。而此前, 我对巩中辉的印象是有些腼腆、朴实, 他皮肤黝黑, 说话时下巴离桌面不过几厘米距离, 随着观点的表达轻微晃动着。换句话说: 你能从这样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强烈的艺术气息。

舞者巩中辉:

我与贵州有一种艺术契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初识贵州有《山海经》的味道

巩中辉是江苏人, 但自认为自己的艺术表达“很贵州”。这段经历源于当年在北京现代舞团遇到贵州籍舞蹈家高艳津子。

“哇, 她身上自带贵州味道, 那种原始、古朴和神秘就是《山海经》的味道, 一个人神共处的世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带着这样的想象, 巩中辉先后于2007年、2009年来到贵州参加舞蹈比赛, 在贵州卫视《武艺超群》节目中拿到第二名。在比赛期间看到高艳津子的母亲罗丽丽给贵州师范大学排舞的剧目, 对于一个西部高校的舞台能够如此大胆、前卫, 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在贵州采风, 觉得这方眼前山水, 就像武侠小说中高手修行的地方。“我之所以走上舞者的路, 是因为小时候喜欢武术, 当地歌舞团来招人的时候, 以为可以学翻跟头才去的。所以初识贵州, 我就有些认定能够在这里功力大涨。”巩中辉说。

2016年, 巩中辉入职贵州



巩中辉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 把家安在了贵阳。2019年初, 在学院的支持下, 他与其他两位舞蹈教师何欢、袁敏, 制作人莫依成立“嘎嘎舞团”, 旨在将国际前卫的舞蹈语言与贵州文化相结合, 其成员大多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教师与学生。

找准定位之后, 巩中辉开始了在贵州的艺术探索。

用舞蹈表达贵州之美

“过去人们认为舞蹈是一种偏于图解式和抒情, 但讲故事很难的艺术表现, 所以更多以伴舞的形式出现, 但其实隐藏在舞蹈肢体语言之下的内容非常丰富。”巩中辉认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开始从绘画、文学、音乐进入舞蹈的身体审美。这也是近年来, 舞剧不断涌现, 舞蹈类综艺节目频频出现, 甚至有了《舞蹈风暴》这样好口碑节目的原因。

巩中辉认为, 贵州有很多原生态的、民族的元素可以融入舞蹈之中, 通过舞蹈艺术来展示“山地公园省 多彩贵州风”的生态、文化, 表达贵州之美, 是值得钻研的方向。

2019年,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6级舞蹈学院毕业汇报演出中, 一场名为《Miao》的现代舞剧展现了巩中辉的“后人类身体剧场”探索。巩中辉说, 这部舞剧灵感来自靠古歌记录历史的苗族文化, 表演中, 舞者们通过肢体语言传承

文化、描绘万物生灵。“《Miao》试图从苗族自古至今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一个切入点, 用后人类理论的视角审视舞蹈肢体语言之下的内容非常丰富的。”

2022年除夕, 原生态情景表演节目《土地的歌》登上央视春晚, 舞者在非遗原生态的音乐中, 展现着属于山、水、林、田、湖的独特生命力。巩中辉参与了“山”和“水”两个场景的表演。在开篇“山”场景中, 一轮红日之下, 巩中辉伴着音乐起舞, 山的力量感在他的演绎下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你能够从巩中辉扎实的表述中, 感受到土地的厚重。”一位业界观众说。巩中辉则表示, 自己在表达“山”“水”这个篇章的时候, 感受到来自贵州山水的滋养。“我能感受到身体的那种喀斯特地貌, 弯弯曲曲、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身体感, 这就是贵州的山水给我的。”

用艺术参与生态保护

“月光波动, 天地琴瑟, 万物生长, 如歌行板……天地与我为一, 万物与我共生。”4月16日, 在湖南卫视《你好星期六》节目中, 巩中辉以舞者的身份与杨丽萍、周深首次同台演绎了《和光同春》。这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的主题曲。

强调自然以及自由的环境舞蹈, 是当代舞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巩中辉就是其中的成熟创作者及表演者。采访中,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后人类纪的共同生活》, 说明这是最近正在读的书籍。“面对疫情、环境污染、战争等重重危机, 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往回寻找最初的生活意义, 在艺术领域尤为如此。”于是, 巩中辉喜欢把舞台放在户外, 返璞归真, 他认为艺术表达回归自然是一种趋势。

2018级的毕业作品《CHAN》就是这样一次户外剧场实践。随着森林中的大幕拉开, 蛰伏于地下长达17年的蝉, 待到羽化那一刻, 成千上万只从地底下钻出来, 遮天蔽

日地飞舞, 兴高采烈地鸣叫, 只为一夏高蹈枝头树荫雨雨

的吟唱。从侗族音乐《蝉之歌》中抽取“蝉”这一昆虫的形象作为依托, 以“蛰伏—破土—蝉鸣”这一生命演化现象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CHAN》的编舞老师, 巩中辉认为, 作品中的蝉是一个生态符号, “我们希望通过《CHAN》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美好的愿望, 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礼赞, 展示‘天人合一’的贵州生态智慧。”

文化学者、《贵州文库》总纂顾久曾表示, 在贵州, 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和农民群众有着道家遵循自然、守雌不争, 乐天知命、朴直和谐的精神特点。他们用自给自足的艰辛劳动, 支撑了贵州人的生存和发展, 更形成了与异文化和谐共处的基础, 保存了贵州文化的多样性。而《CHAN》对于侗文化中的生态理念的提取正是如此。

于是, 当《蝉之歌》和《尚重琵琶歌》在暮色中渐次响起, 夏天的欢愉、生命的绽放以及少女们的浅吟低唱, 久久不息。